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十五卷 葛令公生遭弄珠兒

當時五霸說莊王，不但強梁壓上邦。多少傾城因女色，絕纓一事已無雙。

話說春秋時，楚國有個莊王，姓芊，名旅，是五霸中一霸。那莊王曾大宴群臣於寢殿，美人俱侍。偶然風吹燭滅，有一人從暗中牽美人衣。美人扯斷了他繫冠的纓索，訴與莊王，要他查名治罪。莊王想道：「酒後疏狂，人人常態，我豈為一女子上坐人罪過，使人笑戲？輕賢好色，豈不可恥。」於是出令曰：「今日飲酒甚樂，在坐不絕纓者不歡。」比及燭至，滿座的冠纓都解，竟不知調戲美人的是那一個。後來晉楚交戰，莊王為晉兵所困，漸漸危急。忽有一將，殺入重圍，救出莊王。莊王得脫，問：「救我者為誰？」那將俯伏在地，道：「臣乃昔日絕纓之人也。蒙吾王隱蔽，不加罪責，臣今願以死報恩。」莊王大喜道：「寡人若聽美人之言，幾喪我一員猛將矣。」

後來大敗晉兵，諸侯都叛晉歸楚，號為一代之霸。有詩為證：

美人空自絕冠纓，豈為蛾眉失虎臣？

莫怪荊襄多霸氣，驪山戲火是何人？

世人度量狹窄，心術刻薄，還要搜他人的隱過，顯自己的精明；莫說犯出不是來，他肯輕饒了你！這般人一生有怨無恩，但有緩急，也沒人與他分憂替力了。像莊楚王恁般棄人小過，成其大業，真乃英雄舉動，古今罕有。

說話的，難道真個沒有第二個了？看官，我再說一個與你聽。你道是那一個人物？卻是唐末五代時人。那五代？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，是後五代。梁乃朱溫，唐乃李存勖，晉乃石敬瑭，漢乃劉知遠，周乃郭威。方才要說的，正是梁朝中一員虎將，姓葛名周，生來胸襟海闊，志量山高，力敵萬夫，身經百戰。他原是芒陽山中同朱溫起手做事的，後來朱溫受了唐禪，做了大梁皇帝，封葛周中書令兼領節度使之職，鎮守寰州。這寰州，與河北逼近，河北便是後唐李克用地面。所以梁太祖特著親信的大臣鎮守，彈壓山東，虎視那河北。河北人仰他的威名，傳出個口號來，道是：

山東一條葛，無事莫撩撥。

從此人都稱為「葛令公」，手下雄兵□萬，戰將如雲，自不必說。

其中單表一人，複姓申徒，名泰，泗水人氏，身長七尺，相貌堂堂，輪的好刀，射的好箭。先前未曾遭際，只在葛令公帳下做個親軍。後來，葛令公在甌山打圍，申徒泰射倒一鹿，當有三班教師前來爭奪。申徒泰隻身獨臂，打贏了三班教師，手提死鹿，到令公面前告罪。令公見他膽勇，並不計較，倒有心抬舉他。次日，教場演武，誇他弓熟爛，補他做個虞侯，隨身聽用。一應軍情大事，好生重托。他為自家貧未娶，只在府廳耳房內棲止，這伙守廳軍壯都稱他做「廳頭」，因此，上下人等，順口也都喚做「廳頭」，正是：

蕭何治獄為秦吏，韓信曾官執戟郎。

蠅屈龍騰皆運會，男兒出處又何常？

話分兩頭。卻說葛令公姬妾眾多，嫌宅院狹窄，教人相了地形，在東南角旺地上另創個衙門，極其宏麗，限一年內務要完工，每日差廳頭去點閱兩次。

時值清明佳節，家家土女踏青，處處遊人玩景。葛令公吩咐設宴岳雲樓上。這個樓是寰州城中最高之處，葛令公引著一班姬妾，登樓玩賞。原來令公姬妾雖多，其中只有一人出色，名曰弄珠兒。那弄珠兒生得如何？

目如秋水，眉似遠山，小口櫻桃，細腰楊柳。妖豔不數太真，輕盈勝如飛燕，恍疑仙女臨凡世，西子南威總不如。

令公□分寵愛，日則侍側，夜則專房，宅院中稱為「珠娘」。這一日，同在岳雲樓飲酒作樂。

那申徒泰在新府點閱了人工，到樓前回話。令公喚他上樓，把金蓮花巨盅賞他三盅美酒。申徒泰吃了，拜謝令公賞賜，起在一邊，忽然抬頭，見令公身邊立個美妾，明眸皓齒，光豔照人，心中暗想：「世上怎有恁般好女子？莫非天上降下來的神仙麼？」那申徒泰正當壯年慕色之際，況且不曾娶妻，平昔間也曾聽得人說，令公有個美姬，叫做珠娘，□分顏色，只恨難得見面。今番見了這出色的人物，料想是他了，不覺三魂飄蕩，七魂飛揚，一對眼睛光射定在這女子身上。真個是觀之不足，看之有餘。不提防葛令公有話問他，叫道：「廳頭，這工程幾時可完？呀，申徒泰，申徒泰！問你工程幾時可完！」連連喚了幾聲，全不答應。自古道心無二用，原來申徒泰一心對著那女子身上出神去了，這邊呼喚，都不聽得，也不知吩咐的是甚話。葛令公看見申徒泰目不轉睛，已知其意，笑了一笑，便教撤了筵席，也不叫喚他，也不說破他出來。

卻說伏侍的眾軍校看見令公叫喚不應，倒替他捏兩把汗。

幸得令公不加嗔責，正不知甚麼意思，少不得學與申徒泰知道。申徒泰聽罷，大驚，想道：「我這條性命，只在早晚，必然難保。」整整愁了一夜。正是：

是非只為閒撩撥，煩惱皆因不志成。

到次日，令公開廳理事，申徒泰遠遠站著，頭也不敢抬起。巴得散衙，這日就無事了。一連數日，神思恍惚，坐臥不安。葛令公曉得他心下憂惶，倒把幾句好言語安慰他，又差他往新府，專管催督工程，遣他開去。申徒泰離了令公左右，分明捨了性命一般。才得三分安穩，又怕令公在這場差使內尋他罪罰，到底有些疑慮，□分小心勤謹，早夜督工，不辭辛苦。

忽一日，葛令公差虞侯許高，來替申徒泰回衙。申徒泰聞知，又是一番驚恐，戰戰兢兢地離了新府，到衙門內參見，稟道：「承恩相呼喚，有何差使？」葛令公道：「主上在夾寨失利，唐兵分道入寇。李存璋引兵侵犯山東境界，見有本地告急之書到來。我待出師拒敵，因帳下無人，要你回去。」申徒泰道：「恩相鈞旨，小人敢不遵依。」令公吩咐甲仗庫內，取熟銅盔甲一副，賞了申徒泰。申徒泰拜謝了，心中一喜一憂：

喜的是跟令公出去，正好立功；憂的是怕有小小差遲，令公記其前過，一並治罪。正是：

青龍白虎同行，吉凶全然未保。

卻說葛令公簡兵選將，即日興師。真個是旌旗蔽天，鑼鼓震地。一行來到郊城，唐將李存璋正待攻城，聞得寰州大兵將到，先占住鄒那山高阜去處，大小下了三個寨。葛周兵到，見失了地形，倒退三□里屯紮，以防衝突。一連四五日挑戰，李存璋牢守寨柵，只不招架。到第七日，葛周大軍拔寨都起，直逼李家大寨搦戰。李存璋早做準備，在山前結成方陣，四面迎敵。陣中埋伏著弓箭手，但去衝陣的，都被射回。葛令公親自引兵陣前，看了一回，見行列齊整，如山不動，歎道：「人傳李存璋柏鄉大戰，今觀此陣，果大將之才也。」

這個方陣，一名「九宮八卦陣」，昔日吳王夫差與魯公會於黃池，用此陣以取勝。須俟其倦怠，陣腳稍亂，方可乘之，不然實難攻矣。當下出令，吩咐嚴陣相持，不許妄動。

看看申牌時分，葛令公見軍士們又饑又渴，漸漸立腳不定，欲待退軍，又怕唐兵乘勝追趕，躊躇不決。忽見申徒泰在旁，便問道：「廳頭，你有何高見？」申徒泰道：「據泰愚意，彼軍雖整，然以我軍比度，必然一般疲困。誠得亡命勇士數人，出其不意，疾馳赴敵，倘得陷入其陣，大軍繼之，庶可成功耳。」令公撫其背道：「我素知汝驍勇，能為我陷此陣否？」

申徒泰即便掉刀上馬，叫一聲：「有志氣的快跟我來破賊！」帳前並無一人答應。申徒泰也不回顧，逕往敵軍奔去。

葛周大驚，急領眾將，親出陣前接應。只見申徒泰一匹馬一把刀，馬不停蹄，刀不停手。馬不停蹄，疾如電閃；刀不停手，快

若風輪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直殺入陣中去了。原來對陣唐兵，初時看見一人一騎，不將他為意。誰知申徒泰拼命而來，這把刀神出鬼沒，遇著他的，就如砍瓜切菜一般，往來陣中，如入無人之境。恰好遇著先鋒沈祥，只一合斬於馬下，跳下馬來，割了首級；復飛身上馬，殺出陣來，無人攔擋。葛周大軍已到，申徒泰大呼道：「唐兵陣亂矣！要殺賊的快來！」說罷，將首級擲於葛周馬前，返身復殺入對陣去了。

葛周將令旗一招，大軍一齊並力，長驅而進。唐兵大亂，李存璋禁押不住，只得鞭馬先走。唐兵被梁家殺得七零八落，走得快的，逃了性命；略遲慢些，就為沙場之鬼。李存璋唐朝名將，這一陣，殺得大敗虧輸，望風而遁，棄下器械馬匹，不計其數。梁家大獲全勝。葛令公對申徒泰道：「今日破敵，皆汝一人之功。」申徒泰叩頭道：「小人有何本事？皆伏令公虎威耳！」令公大喜，一面寫表申奏朝廷；一面傳令犒賞三軍，休息三日，第四日班師回袁州去。果然是：

喜孜孜鞭敲金蹬響，笑吟吟齊唱凱歌回。

卻說葛令公回衙，眾侍妾羅拜稱賀。令公笑道：「為將者出師破賊，自是本分常事，何足為喜？」指著弄珠兒對眾妾說道：「你們眾人只該賀他的喜。」眾妾道：「相公今日破敵，保全地方，朝廷必有恩賞。凡侍巾櫛的，均受其榮，為何只是珠娘之喜？」令公道：「此番出師，全虧帳下一人力戰成功。無物酬賞他，欲將此姬贈與為妻。他終身有托，豈不可喜？」弄珠兒將著平日寵愛，還不信是真，帶笑地說道：「相公休得取笑。」令公道：「我生平不作戲言，已曾取庫上六萬錢，替你具辦資糧去了。只今晚便在西房獨宿，不敢勞你侍酒。」弄珠兒聽罷，大驚，不覺淚如雨下，跪稟道：「賤妾自侍巾櫛，累年以來，未曾得罪。今日一旦棄之他人，賤妾有死而已，決難從命。」令公大笑道：「癡妮子，我非木石，豈與你無情？但前日岳雲樓飲宴之時，我見此人目不轉睛，曉得他鍾情與汝。

此人少年未娶，新立大功，非汝不足以快其意耳。」弄珠兒扯住令公衣袂，撒嬌撒癡，千不肯，萬不肯，只是不肯從命。令公道：「今日之事，也由不得你。做人的妻，強似做人的妾。

此人將來功名，不弱於我，乃汝福分當然。我又不曾誤你，何須悲怨！」教眾妾扶起珠娘，莫要啼哭。眾妾為平時珠娘有專房之寵，滿肚子恨他，一擁上前，拖拖拽拽，扶他到西房去，著實窩伴他，勸解他。弄珠兒此時也無可奈何，想著令公英雄性子，在兒女頭上不分留戀，歎了口氣，只得罷了。從此日為始，令公每夜輪遣兩名姬妾，陪珠娘西房安宿，再不要他相見。有詩為證：

昔日專房寵，今朝召見稀。

非關情太薄，猶恐動癡情。

再說申徒泰自郟城回後，口不言功，稟過令公，依舊在新府督工去了。這日工程報完，恰好庫吏也來稟道：「六萬錢資妝，俱已備下，伏令鈞旨。」令公道：「權且寄下，待移府後取用。」一面吩咐陰陽生擇個吉日，合家遷在新府住居，獨留下弄珠兒及丫鬟、養娘數人。庫吏奉了鈞貼，將六萬錢資妝，都搬來舊衙門內，擺設得齊齊整整，花堆錦簇。眾人都疑道令公留這舊衙門做外宅，故此重新擺設，誰知其中就裡！

這日，申徒泰同著一般虞侯，正在新府聲喏慶賀。令公獨喚申徒泰上前，說道：「郟城之功，久未圖報。聞汝尚未娶妻，小妾頗工顏色，特奉贈為配。薄有資妝，都在舊府，今日是上吉之日，便可就彼成親，就把這宅院判與你夫妻居住。」

申徒泰聽得，倒嚇得面如土色，不住地磕頭，只道得個「不敢」二字，那裡還說得出什麼話！令公又道：「大丈夫意氣相許，頭顱可斷，何況一妾？我主張已定，休得推阻。」申徒泰兀自謙讓，令公吩咐眾虞侯，替他披紅插花，隨班樂工奏動鼓樂。眾虞侯喝道：「申徒泰，拜謝了令公！」申徒泰恰似夢裡一般，拜了幾拜，不由自身做主，眾人擁他出府上馬，樂人引導而去，直到舊府。只見舊時一班值廳的軍壯，預先領了鈞旨，都來參謁。前廳後堂，懸花結彩。丫鬟、養娘等引出新人交拜，鼓樂喧天，做起花燭筵席。申徒泰定睛看時，那女子正是岳雲樓中所見。當時只道是天上神仙剎時出現，因為貪看他顏色，險些兒獲其大禍，喪了性命。誰知今日等閒間做了百年眷屬，豈非僥倖！進到內宅，只見器用供帳，件件新，色色備，分明鑽入錦繡窩中，好生過意不去。當晚就在西房安置，夫妻歡喜，自不必說。

次日，雙雙兩口兒都到新府拜謝葛令公。令公吩咐掛了迴避牌，不消相見。剛才轉身回去，不多時，門上報道令公自來了，申徒泰慌忙迎著馬頭下跪迎接。葛令公下馬扶起，直至廳上。令公捧出告身一道，請申徒泰為參謀之職。原來那時做鎮使的，都請得有空頭告身，但是軍中合用官員，隨他填寫取用，然後奏聞朝廷，無有不依。況且申徒泰已有功績，申奏去了，朝廷自然優錄的。令公教取官帶與申徒泰換了，以禮相接。自此申徒泰洗落了「廳頭」二字，感謝令公不盡。

一日，與渾家閒話，問及令公平日恁般寵愛，如何割捨得下？弄珠兒敘起岳雲樓目不轉睛之語，令公說你鍾情於妾，特地割愛相贈。申徒泰聽罷，才曉得令公體悉人情，重賢輕色，真大丈夫之所為也。這一節，傳出軍中，都知道了，沒有一個人不誇揚令公仁德，都願替他出力盡死。終令公之世，人心悅服，地方安靜。後人有詩贊云：

重賢輕色古今稀，反怨為恩事更奇。

試借袁州功薄看，黃金台上有名姬。